

陈白尘

路漫漫

文坛漫忆丛书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春兰

封面设计:陶雪华

文坛漫忆丛书

主编 陈青生

路 漫 漫

Luman man

陈白尘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)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1 10/16·插页 6

字数:260 000

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 册

ISBN 7-207-04360-0/I·649

定价:19.70 元

主编者的话

陈青生

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，风云翻卷，波澜起伏，阴晴变幻，冷暖交替，总是与中国社会大小气候的闷抑舒畅、严紧宽松相随相和。许许多多痴情文学的男女老少，置身这样的境况氛围，分别以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和追求登场献技，舞文弄墨，斟字酌句，布局谋篇，编织出五音交响、七情洋溢的丽文华章，营造了中国文学绵延发展迢迢长程中不乏自豪、也不乏思索的一段历史景象。不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人，先后将各自的文学生涯和文坛见闻付诸笔纸，寄托对流逝岁月的纪念，也为文坛历史留下了雪泥鸿爪，夕拾朝花。这套“文坛漫忆丛书”，便采撷、汇辑了一批著名作家回忆文学历程，怀念文坛师友，追记文坛往事的散文精华。

这些作家，有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代开拓者，也有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的赓续人。他们的文学擅长不尽相同，各人取得的文学成就互有千秋，且不乏在不同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。而痴情文学的终生不渝，笔墨生涯的坎坷曲折，文坛交游的见识广博，则是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。他们在各自的追怀忆往中，真实地报告了自己的人生和文学经历，坦露了孜孜追求文学“真善美”极致的甜酸苦辣，喜怒哀乐，成败得失；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许多文坛人物的音容相貌，言谈举止，秉性情趣和品格节操；还力求翔实地披露了一批文坛旧事的来龙去脉，前因后果，旁蔓别枝，以及种种外人难知的隐秘情节；

加上不同风韵的文采,真挚至诚的情意,丰厚深长的蕴寓,遂使这些文坛漫忆文章,兼容艺术欣赏和史料考证的双重价值。这样的追昔忆往散文,对历史真相真情的展示,往往比教科书式的学术论著更具体、更周详、更生动、更形象,也更使人信服,以至历来获得众多文学爱好者的喜爱,受到学术研究者的重视。

回顾历史,是对流逝岁月的纪念,也包含对往昔的反思,对经验教训的总结,还有对美好未来的希望。二十世纪帷幕初启时,中国文学表现出弃旧图新、追融世界文学大潮的高远志向。这以后,中外文学交流的规模愈发扩大,中外文学汇融的程度更趋加强,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审美境界也更为宽广高大,从而孕育了众多将传统精华和时代神髓集于一体的文学大家,产生了大批魅力隽永、异彩纷呈的文学杰作。但是,社会的连年动荡,时世的多灾多难,又常常使文坛不得安宁,作家被推上各种斗争的风口浪尖,文苑横遭粗暴践踏,一些年间居然成了司空见惯的平常事。如果没有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战乱、折腾、禁锢、偏狭,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景象肯定会比现有的更为繁盛绚丽。有一种见解认为,“伟大作品”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很有关系。中国古代有人说过,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的问世,很大程度缘于作者蒙受深冤奇辱,身心倍尝苦难。另一位古人也宣称,文学家非经苦难、苦恋、苦闷三境,实难写出动人心魄之作。外国也有类似观点。西洋有人将诗人比作夜莺,认为夜莺的生活舒适便不会鸣唱。东洋有人干脆将文学定义为“苦闷的象征”。苦难是一种社会现实,也是一种人所难免的生活经历,它对作家人生道路的择定,对作家思想性情的锻炼,对文学作品外形内涵的熔铸,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将文学佳作的产生与作家经历苦难联系起来,是有一定合理性的。然凡事皆有度,过犹不及也是公认的律理。作家究竟要经受多少苦难才能产生“伟大作品”呢?或者换一个角度设想: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和文坛多少年来总在

期待和呼唤“伟大作品”却又总未如愿，是由于中国作家经受的苦难尚嫌不够呢？还是太多？其实，“伟大作品”的问世，得之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孕育，非独与“苦难”一因相关。再说，即使“苦难”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以作家饱尝苦难煎熬换取“伟大作品”的产生，也令人觉得过分残酷，这实在有悖于人生本义、人道精神，也偏离文艺原旨，似乎是社会文明落后时代对文学的嘲弄和扭曲。今昔对比，时代毕竟前进了，社会文明毕竟发展了。尽管现在仍难以断言“伟大作品”已经不再需要苦难催生，作家和文坛已经没有苦难等候，但在今天，反对暴戾和愚昧，推崇祥和与安宁，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意愿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以往屈原、司马迁、鲁迅、闻一多、胡风、老舍遭遇的那类苦难，应该不会在中国文坛再现。“文坛漫忆丛书”的各位作家，在文坛上笔耕墨耘、栉风沐雨的时间，都超过半个多世纪，有的更逾七十春秋，他们的经历见识，也包含对于这一点的印证和祝祷。

二十世纪帷幕关闭在即，新世纪帷幕行将开启，中国文学又要进入新的发展时期，前景光明，任务艰巨。此时，读读历史过来人费心凝血总结的经验教训，听听他们推心置腹的忠言告诫，对我们思考中国文学在新世纪如何继往开来，踵事增华，争取更健美的的发展，从而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这个课题，是可以得到有益启示的。

目 录

主编者的话(陈青生) /1

第一辑

姜氏私塾 /3

初中生 /22

“野鸡”大学 /39

象牙之塔 /52

“无产青年” /66

革命 /78

“最后的晚餐” /89

囹圄之中 /101

影人入川记 /110

阳翰老与中华剧艺社 /118

记《华西晚报》的副刊 /136

我站在那腊梅树下 /144

回忆《词六首》的发表 /147

——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

忆云梦泽 /153

忆房东 /163

忆茅舍 /173

忆探亲 /184

第二辑

关于《太平天国》的写作 /197

——《金田村》序

我的欢喜 /205

——《乱世男女》自序

“暴露”和“悲观” /209

——《秋收》自序

《大地回春》代序 /214

——给巴人

《结婚进行曲》外序 /220

历史与现实 /228

——《大渡河》代序

岁暮怀朱凡 /240

——《岁寒图》代序

序《升官图》的演出 /246

为《大风歌》演出致首都观众 /249

《阿Q正传》改编者的自白 /252

《陈白尘剧作选》编后记 /260

《陈白尘选集·小说卷》编后记 /269

《陈白尘选集·电影卷》编后记 /274

第三辑

战士的葬仪 /283

献

——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 /288

中国作家的导师 /294

——敬悼茅盾同志

哭田汉同志 /301

哭翔鹤兄 /306

哀盛亚 /313

——《刘盛亚选集》代序

见到鸭群我便想起了你 /318

——纪念侯金镜同志逝世十周年

湖边风雨忆故人 /325

——《蒋牧良选集》代序

天翼同志在病中 /329

第四辑

给沙汀的信(摘录) /339

给王栋生的信(摘录) /3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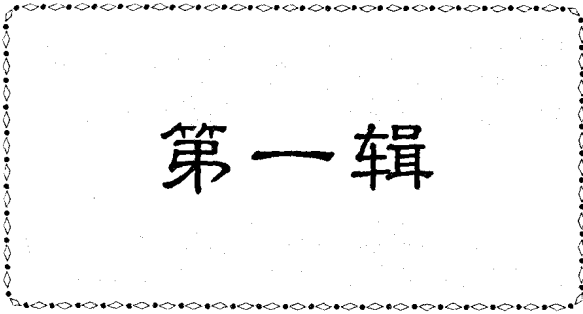
给李龙云的信(摘录) /346

给范用的信(摘录) /350

给张莉莉的信(摘录) /351

给赵耀民的信(摘录) /355

编后记 /356



第一辑

姜氏私塾

1920年春,12岁的我穿戴齐全——穿上马褂,戴上圆盔缎帽,挟着书包,跟在父亲身后,走进我第四位老师姜先生的杏坛所在地进彩巷。这条小巷大概鲜为人知,它位于东门大街南侧,在纪家楼西、空心街东。其南端略作西折然后再往南,与都天庙街相接。但从西折处往西,便是空心街的中心了。巷子北端进口处很窄,仅容二人侧身而过。整个小巷只有七八个门户,但较突出的却有两家,都处于巷子的中部:即西侧的韩举人家和东侧的郁二奶奶家了。韩举人家已经中落了,虽灰黯破旧,规模仍在。巷道至此宽阔,门侧两只石鼓犹存;门上油漆脱落已尽,而木质很好;尤其是常闭的双扉,有八尺来宽,很是气派。其对门稍南,便是郁家的黑门楼,规模气派要小得多,也年轻得多。但它为了使得大门向南,便使巷道凹进一块,形成一个所谓的“钥匙湾”,于是大门之前便有个方丈之地,并且使对门的墙壁成为它的影壁。这可是韩举人家所不及了。据《淮阴市地名录》说:“巷内墙壁曾绘有油彩画,故名。”这彩画我不曾见过,据猜想,不外出乎韩、郁二家了。但韩家没有影壁,郁家虽有影壁,却未听说他家出过显宦,只好存疑。

父亲领我进了郁家的黑漆大门,在过道里便听到一片诵读之声。穿过过道,现出一个小小的四合院。北边正房三间,是房主

人——寡居的郁二奶奶和她的女儿、媳妇所居；东西各有两间厢房，我听说过是洪本炎一家所住。而过道之旁、亦即与正房相对处，便是诵读之声所出的姜先生的私塾所在了。

这是两大间没有间隔的厅堂，一排木格子落地长窗把读书声关在里面。父亲推开一扇窗门进去，读书声突然低了下去。我可紧张了，抬眼偷看，只见满厅堂里密密麻麻排了四五排书桌；每排有五六个学生，都把眼睛盯着我们。这几排书桌之前，迎面吊着一张巨大的黑板，并且还有粉笔。它使我迷惑不解了：这是一个“洋学堂”么？我父母是反对洋学堂的，我自然也受感染。

这时我父亲已经和姜先生分宾主坐下了。原来这厅堂的后面还伸出一个“老虎尾巴”的内室。西壁是姜先生卧榻之所，而靠东壁，还有一桌一几，长几上边有香炉、烛台，香炉后还竖着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”牌，我这才安了心。这时我父亲已献上大红封套所装的“束脩”，便命我点上火，然后向圣人牌位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，向老师叩了两个头，姜先生也作揖还礼。礼毕，父亲便告辞而去，我独自留下了。现在想来，还觉惭愧：这时已是轰轰烈烈的“五四”运动的第二年了，也就是孔家店已被打倒的时代，我还在尊孔读经，其思想之反动可知了！

父亲走后，姜先生盘问我读过什么书。我如实回答：《四书》都读过，但未开讲；在汪维洲先生处还读过《幼学琼林》、《秋水轩尺牍》等等，自以为学有根底了。但姜先生却问我：学过历史、地理和算术么？我瞠目不知所对。于是姜先生安排我坐在他所谓的丙组学生中间。我看看甲组学生，大概十五六岁到十七八岁，我自然不够格；乙组的学生呢，大概都在十岁以上；丙组学生则都是八九岁以下的小“萝卜头”。把我放在丙组，从身材说倒是“鹤立鸡群”了，可是从智力说，真是“耻莫大焉”！

这时学生们在陆续背书，我没事干，便在座位上端详起老师

来。他比我过去的三位老师都年轻得多，约莫三四十岁之间，估不透。他四方脸，紫黑脸膛，浓眉大眼，没有一点书生气味，而且身躯高大，虎背熊腰倒有几分武夫模样。我竟怀疑他是个种田的出身。后来我逐步明白：姜老师大名镇淮，字藩卿，是涟水县梁岔乡人氏，果然是位乡巴佬。

到10点钟，背书完毕，姜先生从他的宝座——大黑板之侧、厅堂与内室交界之处、可以统观全体学生的书桌后椅子上起身，站到黑板之前上课了。课，按三个组分别上，黑板也一分为三，学生座位也依组按纵行排列。开头先上丙组。这天丙组先上算术。姜先生为了我，先教了阿拉伯数字。这玩意儿虽然陌生，并不难学，因为它与我们商店用的“苏州码子”相似，只是苏州码的“五”和阿拉伯数字的“八”易于相混而已。至于加减法，即使是四位数，我用心算比别人笔算还快！我是商人之子嘛！因此第三天上，我便背起乘法歌了。丙组还有门课，叫“缀法”，对我也是新鲜玩意儿。但经老师一说，也明白了。那天题目中有“清明”二字，要我们缀成句子。我想，这有何难，提笔便写下“冬至百六是清明”七个字，送给老师，才两分钟。姜先生见我第一个交卷，看了一眼，便问：“你读过《幼学琼林》，可懂这句话么？”我说：“从冬至到清明，经过七个节气，正好一百零六天。”他笑一笑，没说什么。但第二天便把我升到乙组去。只是让甲组的一个大同学帮我补习乘除法。姜先生既对我刮目相看，我对他的印象也为之一变。同时也感到汪维洲先生虽没好好教我的书，但这本《幼学琼林》却是在他手下背熟了的。它的开头是：“浑沌初开，乾坤始奠……”到现在我还能背诵。其中有关天文、地理、历史以及成语、掌故、生活常识等等，确比《四书》之类对我更有用处。

升到乙组以后，在学习上又打开了新天地。《四书》之类虽然照样读、照样背，却也增加了国文和算术以至历史、地理等学科。从

此,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,大地原来是个圆球,太阳和月球的关系,日蚀和月蚀的由来;也知道了“英灭缅甸”、“法占安南”、“日据台湾”,以及“八国联军”是怎么回事;还知道美国有个华盛顿、法国有个拿破仑、德国有个俾士麦;至于中国有位孙中山,那是早就知道了。国文课自然还是读古文,于是《陋室铭》、《醉翁亭记》,以及《祭十二郎文》,也都背得滚瓜溜熟。什么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,什么“环滁皆山也”,以及“阿兄归矣,犹屡屡回头望汝也”这些名句,就是此时记住的。而因此,我对作文也颇感兴趣了。尤其是记叙文,凭我两年逃学生活中的见闻,也凭我从读过的那些乌七八糟小说中获得的修养,下笔虽未及千言,也“庶几乎”了。特别是结尾,我已跳出当时一般惯用的“归时已万家灯火矣”那老套子,这更获得老师的赏识。但我更高的兴趣则在算术课,觉得“四则应用题”可以启发我的思考,更有趣些,因此我这一门课的成绩也最优。大概也因此之故吧,姜先生在这年年底,便将我从乙组排尾提升到排头,荣任乙组组长了。

就在这一年的夏天,某个早晨起,我们的背书课由甲组组长朱立本代庖,姜老师不知去干什么了。约有十来天之久,才恢复原有秩序。但次日10时上课,姜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五个怪字:

ㄅ、ㄆ、ㄇ、ㄋ、ㄌ。

除了最后一个是当时“万”字的简写以外,其余都不知为何物。老师说:“这是‘注音字母’。三个组的学生都要学!前年,民国七年教育部就公布了;今年又改订过,共四十个字母。今天先学五个,要读成这样的音:伯,泼,莫,佛,物……”

于是在一个星期之内,我们把四十个字母都学会了,而且能为汉字注音了。这时我们也才知道:那十来天姜老师一早出门,原来是他自己学习注音字母去了。当时教育部推行注音字母,强令所有的小学校国文老师都去培训,但有些老师耻于“下问”,偏不肯去。

我们的姜老师，虽因属私塾教师，不在培训之列，却自动要求参加学习，甘于先当学生，然后再来教自己的学生，这可是旧社会闻所未闻的事！

时至今日，我还不敢对姜老师作出应有的评价。在“五四”以后，他还尊孔读经，还用戒方施行体罚，当然算不得现代的教育家，更说不上是先进人物。但他教学生以国文、算术、历史、地理，甚至教注音字母（这在当时也算先进的事物），除了音乐、美术、体育课程之外，他所设课程也差称齐备了。而他教的三个组，也略等于小学六年以至包括初中的课程。据我所知，从这姜氏私塾出去的学生，考进中学的很多，后来进入大学的也不乏其人。淮阴知名人士黄泮香，就让他儿子永增、永勋先在这儿读完小学课程；经允文也算是淮阴城中饱学之士吧，他的子侄绍澄、绍煊也先从姜老师读；他们以及朱立本等，都和我是同时期的学生，后来都考进了大学。那么，说姜老师是在一个特殊时代，以一种特殊方式从事教育事业、并以培育人才为己任的优秀教师，当非过誉吧？

当时的淮阴，教育事业很不发达，小学校很少，市民对这种被称为“洋学堂”的小学校更充满不信任甚至反感；而一般私塾老师，大都是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，如我的顾、万二位老师辈，也难于适应处于变革中的社会要求；于是以“改良派”面目出现的姜氏私塾遂应运而生！它的存在既消除了市民们对“洋学堂”的不信任感，又填补了小学校不足的现象，是从旧私塾过渡到新式教育的桥梁！在我进了中学以后，淮阴城里出现了许多自称为“改良私塾”的学堂，一直延长到抗战爆发，历久不衰。这种所谓的“改良私塾”，其实都是以姜氏私塾为楷模。而姜老师看见后继有人，他自己——可以说是“改良私塾”的创始人，却应聘去涟水朱楼中学任教员兼教务主任了。可见他并不是一个“改良派”！

第二年，我已是乙组组长了，而且有时还替老师当“小先生”，

教丙组同学的课，这大概是教学实习的意思了。我在同伙中“威望日增”，而同时，我的骄傲情绪也就日见滋长，终至闯下大祸，被我最敬爱的姜老师给予一次空前绝后的严重处罚：打了十记手心！

打手心的原因很简单，我打破了丙组一位小同学的额头。有天下午，姜老师出去了，我正在临帖写大字——这是我各门功课中最薄弱的一环。我并不怕写字，但怕磨墨。人磨墨也是墨磨人嘛！特别是冬天，水滴上砚台，磨着，磨着，都成了冰屑；夏天，不一会砚台就干了。因此，我磨的墨都不浓，马马虎虎写完一张就算了。名义上我临的是柳公权《玄秘塔》，写的却不知什么体，很蹩脚！这天下午，正赶着补写当天大字时，丙组的几个“小萝卜头”仗着老师不在家，追逐打架闹翻了天，我一再吆喝都不中用，这颇使我这乙组组长威信扫地。一气之下，便提起镇纸前去镇压。但为首的姓李，是我家斜对门卜家鞋店老板的外孙，还在打闹不休，我一气之下，举起镇纸便向他的脑袋敲了一下。敲得其实很轻，但忘了我这镇纸是铜制的，他那皮肉颇不堪一击，顿时冒出血来！那小同学哭了，我也呆了。不知谁想起我们的“祖传秘方”——从孔子牌位前的香炉里抓了把香灰，捂住他的伤口。血，果然止住了。我与被害人以及同学们达成谅解的协议：被害人不要告发，我也不说他们在打架，以共同蒙蔽老师。当天姜老师回私塾天已向黑，匆匆宣布放学，事情没有露馅，我深自庆幸。

可第二天，事发了！姜老师以从来未有的威严叫起我，并吆喝：“伸出手来！”一边取出一尺多长的戒方。

戒方虽然只有寸许宽，却是硬木做的，而姜老师又是下了狠心地打，可是钻心地疼呀！一连打了五记，我没有缩手，没有哭，也没有哀求。在我，是完全认罪的表现，但老师误解了，以为我是顽抗，便愤怒地喝问：“你们晚上还去打架吗？”不等回答，又是重重的五记。直打得全塾里鸦雀无声，我也无声地流下泪来。

从老师这句问话里，我明白了这顿手心不仅为李家小同学额头伤口而打，而且也证明了我与乙组同学的另一重大罪状被人揭发了，因此眼泪才夺眶而出，感到了委屈。这一所谓罪状，其实是我少年时期和同学们的一桩奇耻大辱，对家长、对老师都是说不清楚的，所以连半句都没申辩，只认了错：“下次不敢了。”

晚上回家，更不敢透露挨打后的委屈情绪，还强颜欢笑。只是那只被打的左手不争气，它肿得像小馒头。这可被眼尖手快的二嫂发现了，于是她偷偷地为我涂了一层麻油，并答应我不讲出去。吃晚饭时，我把左手手臂向上，映着灯光，到底也还有点发亮，因此，我匆匆吃了半碗饭便溜下饭桌。母亲问我为什么，又是二嫂帮我遮掩过去，说是先让我多吃了点心。我也提早上床睡觉了。

至于这桩“奇耻大辱”，那是由于“茶叶棒子”而引起的一场“城头大战”，说来话长了……

对着姜氏私塾所在地进彩巷的北口，有家大茶叶店，店名好像是叫汪裕泰，他家雇用着七八位被人们称为“茶叶棒子”的姑娘捡茶叶。每当我放学回家时，也每每正逢她们放工。见到她们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、旁若无人地结队而过，便觉得确是可敬而又可爱得很。每每不自觉地尾随而行，一直到她们分头回家为止。这样，我感到很轻松愉快，或者就是所谓的“飘飘然”吧？但几天以后，我的行动被她们发觉了，便交头接耳地回顾笑谑，我有点窘了。这些姑娘大概都有十四五岁了，想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吧，我只好离得更远些。但有一天，看见她们分头回家了，我便选择了一个较美好的姑娘，跟随着进了纪家楼巷，并向偏东的斜巷里走去。当她离我还有十步之遥时，她推开一家的板门要进去了，就在这一瞬间，她转脸看见了我，不由得轻轻一笑，掩门而入了。

她这一笑，既使我魂消魄散，又使我惊疑不定。言情小说里每有“回眸一笑”的描写，或者说是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，大概就是这